



夢溪筆談卷第四

沈括 存中

辯證

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  
澹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漾潢漾  
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  
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  
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  
江而漙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  
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  
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  
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

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潴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誌謂之黃兒墓有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

踈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踈墓刻碑于其傍後人又收入圖經予按踈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贛榆自屬琅琊郡非古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里自有踈廣墓其東又二里有踈受墓延年不講地誌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踈名之極爲乖誤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無足紀者此乃予初仕爲沐陽主簿日始見圖經中增此事後世不知其因徃徃以爲實錄謾誌于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其北又有孝女塚廟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東海人贛榆既

非東海故境則孝女塚廟亦後人附會縣名爲之耳

揚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錯令以桂屑布甑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爲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

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于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許

遷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爲亂使  
觀從從師于乾谿王衆潰靈王亡不知所  
在平王即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  
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赴以乾谿靈王實縊  
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  
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  
伐陳王帥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卒于  
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谿則後世  
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  
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  
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

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  
用後爲荀勳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  
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遊原  
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  
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  
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皆  
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  
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

筆談四  
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  
爲退之退之肥而寡稱元豐中以退之從  
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  
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  
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鑄爲鑿錢  
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爲百漢隱帝時三  
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  
爲百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  
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部  
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索字恐相傳  
之誤耳

前史稱嚴武爲劔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爲  
之作蜀道難按孟榮所記白初至京師賀  
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  
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此時白已作蜀  
道難嚴武爲劔南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  
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  
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  
集中稱刺章仇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此  
唐書誤也

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 太宗皇帝時得  
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 詔改禹貢從古  
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

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久矣此古本之爲允也

夢溪筆談卷第四

夢溪筆談卷第五

沈括存中

樂律一

周禮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  
爲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  
若樂八變即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黃鍾  
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若樂  
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聲之高下列  
爲五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爲之主者曰  
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  
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鍾爲宮



則黃鍾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為樂之意蓋不如是也世之樂異乎郊廟之樂者如圜鍾為宮則林鍾角聲也樂有用林鍾者則變而用黃鍾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為角也函鍾為宮則太簇徵聲也樂有用太簇者則變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為徵也黃鍾為宮則南呂羽聲也樂有用南呂者則變而用應鍾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謂能變均外間聲以為羽也

應鍾黃鍾宮之變徵又式之鬼世不用二變聲所以在均外

神之情當以類求之朱絃越席太羹明酒所以交於冥莫者異乎養道此所以變其律也聲之不用商先儒以謂惡殺聲也黃鍾之太簇函鍾之南呂皆商也是殺聲未嘗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聲也

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為中聲 降興上下之神虛其中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廟之樂宮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宮角徵羽相次者人樂之叙也故以之求人鬼

世樂之叙宮商角徵羽此但無商耳其餘悉用此人樂之叙也何以知宮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呂次叙知之也黃鍾最長大呂次長太簇又次應鍾最短 圓丘方澤之樂皆以角為先此其叙也

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水用越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

天地之叙故以之禮天地五行之叙木生

金生土土生水此何不用金耳其餘悉用此叙

天地之叙也此何不用金耳其餘悉用此叙

次宮又次羽以律呂次叙洗又次函鍾又

長太簇次長圓鍾又次姑洗又次函鍾又

此其叙也最短此四音之叙也天之氣始于

子故先以黃鍾天之功畢于三月故終之

以姑洗地之功見于正月故先之以太簇

畢于八月故終之以南呂幽陰之氣鍾於

北方人之所終歸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

黃鍾終之以應鍾此三樂之始終也角者

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終天

之氣始於十一月至于正月萬物萌動地

功見處則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簇為角

天以太簇為徵三月萬物悉達天功畢處

則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為羽地以姑

洗為徵八月生物盡成地之功終焉故南

呂以為羽奏圓丘樂雖以祀天神方澤樂雖以

函鍾為宮而曰黃鍾乃奏太簇之樂以祭地祇蓋圓

丘之樂始於黃鍾方澤之樂始於太簇也

鍾地均分樂止是地二樂黃鍾均耳黃鍾此為

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均方澤樂而

已宮唯函鍾為一律姑洗不在均內天功畢于三月而

則宮聲自合以專用後鍾一均前蓋黃鍾用夾

鍾也二樂何非十正一應之類也故漢志

均也樂之全體皆以十正一應之類也故漢志

自黃鍾為宮則皆以十正一應之類也故漢志

律雖當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徵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律不離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之律有八月積忽

有一歲之事也他均則各主一月而巳古樂

謂之宮南呂為商林鍾本正聲黃鍾之徵變

格異之善謂南呂不黃鍾為主而巳變為此天地

相與之叙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

于西北萃于幽陰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

成于正月者幽陰之鬼稍出于東方也全

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于東方故人鬼

可得而禮也終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

唯羽聲獨遠於他均者世樂始於十一月

終於八月者天地歲事之一終也鬼道無

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終

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終

也人鬼盡十二律為義則始于黃鍾終于

應鍾以宮商角徵羽為叙則始于宮聲自

當以黃鍾為宮也天神始于黃鍾終于姑

洗以木火土金水為叙則宮聲當在太簇

徵之後姑洗羽之前則自當以圜鍾為宮

也地祇始于太簇終于南呂以木火土金

水為叙則宮聲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羽

之前中間唯函鍾當均自當以函鍾為宮

也天神用圜鍾之後姑洗之前唯有一律

地體言之也黃鍾無異名函鍾者以此三

律為宮次叙定理非可以意鑿也圜鍾六

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同會于卯卯者昏

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  
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也自辰寅以往常在  
之在故謂之夕為昏明之交當其中鍾再書夜夾  
太簇三變南呂四變姑洗五變應鍾六變  
一變五變太簇再變為南呂三變姑洗四變  
夾鍾五變黃鍾圍鍾清宮一變為無射再變為中呂三  
宮至太簇清宮為四變五變為五變六變南呂南  
呂無清宮直至大呂清宮五變五變六變南呂南  
變也夷則夷則無清宮大呂至夾鍾清宮四律有  
鍾八律皆無清宮但處位而巳應此皆天  
理不可易者古人以為難知蓋不深索之  
聽其聲求其義考其序無毫髮可移此所  
謂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宮商角徵羽為序

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  
為序者四者以黃鍾一均分為天地二樂  
者五者六變八變九變皆會于夾鍾者

六呂三曰鍾三曰呂

夾鍾林鍾應鍾鍾與呂常

相間常相對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納  
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為陽紀寅午戌亥  
卯未為陰紀亥卯未曰夾鍾林鍾應鍾陽  
中之陰也黃鍾者陽之所鍾也夾鍾林鍾  
應鍾陰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巳酉丑大  
呂中呂南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時出  
而助陽也故皆謂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八

八為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為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大呂清宮又當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即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為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為陰律陰呂凡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至此而中也中呂當讀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則謂之蕤賓陽常為主陰常為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為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于中呂而中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為陰陽之中子午為陰陽之分也

漢志言數曰大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體筭立成法耳別有何義為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於土中得一朽弊搗帛杵不識持歸以示隣

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  
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  
長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脛骨也鄉人  
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近  
乎脛廟也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衆  
樂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  
大合蟬滴滴泉之曲予在廊延時尚聞其  
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  
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  
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  
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帝與李龜年論

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爲藝  
可知也

唐之杖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  
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  
明帝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  
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拍鮮有  
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  
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

炎或

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

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  
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元稹建昌  
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

序引歌甯嗷哨催擲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 太宗皇

帝賜今名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廊延時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羗人盡漢歌莫

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鴈歸鴈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揔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當時軋吃根勿兒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

十不得二三老屋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砢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五音宮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

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聲以為

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

六律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

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

則加變徵則從

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

展轉相生為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

統競為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

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

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為四夷樂

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

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

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古詩

皆詠之然後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



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六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只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謠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唯殺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

但比他樂特爲煩數耳唐獨異志云唐承  
隋亂樂箎散亡獨無徵音李嗣真密求得  
之聞弩營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  
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爲  
四具以補樂箎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  
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爲磬已上則磨其  
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  
豈有帛砧裁琢爲磬而尚存故聲哉兼古  
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爲宮徵嗣真  
必嘗爲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爲之說旣云  
裁爲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  
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  
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  
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  
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  
豈當月律此懵然者爲之也扣其一安知  
其是晉某年所造旣淪陷在地中豈暇復  
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  
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  
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  
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  
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

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  
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  
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  
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遙樓楣上有  
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  
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  
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  
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  
球非可以戛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  
于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  
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  
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  
後之為樂者文備而實不足師之志主於  
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  
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宜於聲則  
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所  
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  
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  
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  
內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  
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

跋多盈巨軸矣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  
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  
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  
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  
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  
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  
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  
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  
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  
以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

其所不能者明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  
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  
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  
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  
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  
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  
鬬宜申爲商公泚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  
宮下見之泚漢至于夏口然後沂江則郢  
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  
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  
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  
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

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為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始於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

八生子此漢志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

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

也甲子金之仲黃鍾同位娶乙丑大呂

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謂甲與乙丙與丁皆倣此

壬申同位娶癸酉夷則之商隔八下皆倣此

之季南呂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

同位娶辛巳中呂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逸傳仲孟庚辰

同位娶辛巳黃鍾之徵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

丙申娶丁酉南呂生甲

辰火之季姑洗甲辰娶乙巳中呂生壬子

木之仲黃鍾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

木之仲黃鍾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

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  
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  
終于癸亥

謂裝寅娶林鍾  
上生太族之類

至于巳為陽故

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為  
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予於樂論

叙之甚詳此不復紀

乙丑為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陽  
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為一

今太常鍾鑄皆於甬本為細謂之旋蟲側垂之

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鍾匾而

短其枚長幾半寸大略制度如鳧氏所載

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

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鍾

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挂之

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

文從竹從甬則甬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

者所以礙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有衡

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以蟲而可旋疑所謂

旋蟲以今之鍾鑄校之此衡甬中空則猶

小於甬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彼衡甬

俱實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

橫於其中也則宜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

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

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鍾則實其紐不動

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  
旋轉則鍾常不定擊者安能常當其燧此  
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在錢塘子群  
從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  
戲毬山陽蔡繩為之傳叙其事甚詳有拋  
毬曲十餘闕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闕待燕  
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  
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堪恨隋家幾帝  
王舞袖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  
是金爐舊日香

盧氏雜說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  
陵母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  
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  
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  
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  
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  
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  
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為義耳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  
策也裁笛以當馬適故便易持此謬說也  
適故潘岳笙賦云脩適內辟餘蕭外透裁  
以當適者餘器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

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  
旋轉則鍾常不定擊者安能常當其燧此  
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在錢塘子群  
從家藏之

第五行  
慎

字

李直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

毬曲十餘闕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闕侍燕  
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  
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堪恨隋家幾帝  
王舞袖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  
是金爐舊日香

盧氏雜說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  
陵母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  
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  
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  
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  
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  
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  
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為義耳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  
策也裁笛以當馬適故便易持此謬說也  
笛安可為馬策適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為  
適故潘岳笙賦云脩適內辟餘蕭外透裁  
以當適者餘器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



裁一適五音皆具當適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箎遂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刻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遂乃今時所吹五空竹遂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遂不應有五孔則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三禮圖畫遂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據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子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常見越人陶道真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吳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微碧紋石爲軀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略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爲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

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製  
琴亦所未諭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滿呿  
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即呿陀也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  
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  
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  
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  
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  
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  
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  
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  
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  
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間人亦莫知  
其如何者爲吳音

夢溪筆談卷第五

夢溪筆談卷第六

樂律二

沈括存中



前世遺事時有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  
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  
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  
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  
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  
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  
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  
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爲準更不用管色定  
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

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商上  
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  
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古人  
仍須以金石為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  
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  
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  
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  
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  
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  
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徵高外方  
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

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  
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鍾中呂  
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  
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  
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  
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  
如今之中呂宮却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  
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  
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  
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

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之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鍾磬每簾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簾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簾有大呂之簾其他樂

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徧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

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  
及此

夢溪筆談卷第六

